

唐宋傳奇選

第三輯



呂 蘋 王榮初譯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唐 宋 傳 奇 選

〔第三輯〕

呂 蘋 王榮初譯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目 次

南柯太守傳(李公佐)	1
長恨傳(陈 鴻)	15
东城老父傳(陈鴻祖)	24
鶯鶯傳(元 稹)	34
柳氏傳(許堯佐)	47
梅妃傳(缺 名)	54

南柯太守傳

东平^㉑人淳于棼，是吳、楚^㉒一帶很欢喜交朋友、講义气的人。他爱喝酒，容易發脾气，不拘泥小節。家里很有財產，养着些有武藝的人。他曾因精通武藝，做过淮南軍副將，因为酒醉之后，冒犯了主將，被革去官职，很不得意，便更加放浪起來，每天只是飲酒解悶。他家住在广陵郡^㉓的东面，离城十里。房子的南面，有一棵古老的大槐樹，枝干長得又長又密，綠蔭遮盖着好几畝地方，淳于棼天天同那些講武藝的朋友在这樹底下开怀暢飲。

貞元七年^㉔九月里，有一天，淳于棼因为喝得大醉，嘔吐狼藉。兩個朋友在席上把他扶回家中，讓他躺在廳堂东边的厢房里，对他說道：“你睡吧！我們要去喂馬洗脚哩，等你稍好一点，我們再走。”

淳于棼解掉头巾，睡到枕上，迷迷糊糊，好像在做夢。看見

㉑ 东平，郡名，即今山东东平縣。

㉒ 吳、楚就是現在長江中下游一帶地方。

㉓ 广陵郡在今江苏省揚州一帶。

㉔ 貞元是唐德宗(李适)的年号，貞元七年即公元七九七年。

兩個穿紫衣的差官，向他跪拜道：“槐安國王派臣前來邀請您。”淳于棼不覺下床，整一整衣服，跟着兩個差官走到門口。看見一輛青色油漆、小巧玲瓏的馬車，駕着四匹高頭大馬，左右跟着七八個人，把他扶上車子，出了大門，一直向老槐樹的洞口跑去。差官們就把車子趕進洞中，淳于棼覺得很奇怪，但是不敢詢問。

忽然看見眼前的山川、景物、草木、道路，一切和人世間大不相同。這樣的向前走了幾十里，便看見外城的城牆。車輛人物，不斷地在路上來往。車旁跟隨的人一疊連聲地吆喝着。路上行人也趕快向兩旁閃避。

車子又跑進了一座大城，朱紅色的城門，很高的城樓。樓上有金字寫着：“大槐安國”。管城門的人連忙過來行禮。接着，有個騎馬的人跑來大聲傳令道：“國王因為駙馬遠道而來，吩咐暫且往東華館休息。”說罷，就在前面引導。

一會兒，看見一座大房子的正門敞開着。淳于棼下車走進去。只見里边是五彩的欄杆，雕花的柱子；各種珍貴的花木果樹，很整齊地排列在庭院里；廳上陳設着桌椅、地毯、靠墊、簾幕等等，還有一桌酒席擺好在那里。淳于棼心里很高興。又聽見有人叫道：“右丞相快要來了。”淳于棼下階恭候，便有一個人，身穿紫袍，手拿象牙朝笏，跑上前來。主客雙方都恭敬地行了禮。右丞相道：“敝國國王不自量國土的荒遠偏僻，把先生請來，想和您結一門姻親。”淳于棼道：“我是個平庸低微的人，哪里敢有這種希望。”

右丞相請淳于棼一同到國王那里去。走了大約一百步路，

進入一座朱紅色的門，便看見矛、戟、斧、鉞等各式武器，擺列在大門兩邊，好几百个官員和兵士，退立在路旁。淳于芬有个平常在一起喝酒的朋友，名叫周弁，也在这羣人里面。淳于芬心里暗暗欢喜，但又不敢上前去問他。

右丞相領他走上一座大殿，殿上警衛森嚴，像是皇帝所住的地方。看見一個人身材高大，容貌莊嚴，坐在正中的座位上，穿着白色的絹袍，戴着紅色的花冠。淳于芬吓得渾身發抖，不敢仰起頭來觀看。兩旁侍衛叫他跪拜。

國王道：“前些時，得到尊大人吩咐，承蒙他不嫌棄我这小國，允許我的第二個女兒瑤芳侍候你。”淳于芬只是俯伏在地上，不敢答話。國王道：“你暫且到客館中去，回頭我叫他們安排結婚儀式。”一面下旨，叫右丞相陪着淳于芬回轉客館。

淳于芬心里想，父親原先在邊疆上做將官，後來失落在番邦，不知道死活存亡。難道父親已經和北方的番邦講和了，因此才有這件事嗎？心里很疑惑，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这天晚上，羔羊、鴻雁、金錢、綢緞等禮物，以及儀仗、歌舞、音樂、酒席、燈燭、車馬等等，无不齊備。當時來了一羣女郎，有的叫華陽姑，有的叫青溪姑，有的叫上仙子，有的叫下仙子，這樣的一共有好幾個，每人都有几十个跟隨服侍的人。這些女郎頭戴翠鳳冠，身穿金霞帔，還有各種金鑲玉嵌的裝飾品，光華閃爍，叫人眼睛都睜不開來。她們到淳于芬這裡來玩耍，搶着同淳于芬开玩笑。姿態妖艷，言語俏皮，淳于芬連一句話也回答不上。

還有一個女郎對淳于芬說道：“从前三月初三那天，我跟

着灵芝夫人到禪智寺去，在天竺院里看右延跳‘婆罗門舞’，我和一班女伴坐在北窗下石榻上，那时你还年輕，也下馬前來觀看。你故意過來親近我們，和我們說笑、打趣；我和窮英妹子把紅手帕打了個結，掛在竹枝上。你難道不記得了嗎？還有，七月十六日，我在孝感寺遇見上真子，一同听契玄法師講‘觀音經’。講完后，我施捨了兩只金鳳釵，上真子施捨了一個水犀盒子；當時你也在講堂中，向契玄法師要求看一看釵和盒子，再三嘆賞，稱贊不絕。對我們說道：‘人和東西，都不是人世間所有的。’一會兒還問我姓什麼，一會兒又問我住在哪裏，我一概都沒有回答。你却目不轉睛地看着我，戀戀不捨而去。難道你也想不起來了嗎？”淳于夢道：“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”[●] 於是那些女郎道：“想不到今天却和你成了親戚！”

這時，又有三個男子，穿戴得十分威武，上前來向淳于夢行禮道：“我們奉命來做駙馬的儼相。”中間有一個人，與淳于夢還是老朋友。淳于夢指着他問道：“你不是馮翊[●]的田子華嗎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正是。”淳于夢便走上前去，握住他的手，和他談了好一會，問道：“你怎麼會住在这里？”田子華道：“我漫遊到这里，得到了右丞相武成侯段公的賞識，因此就住下來了。”淳于夢又問道：“周弁在这里，你知道嗎？”子華道：“周君是貴人，擔任司隸[●]的官職，權勢很大，我受過他好幾次的照應。”

● 這兩句話是從“詩經”中引來的，意思是：“深深地放在心里，哪一天也不會忘記。”

● 馮翊，郡名，在今陝西省境。

● 司隸，官名，從漢朝以來，職務常有改動，這裡大約是指掌管罪犯、俘虜等的勞役，以及捕捉盜賊的官員。

兩人談笑得很是歡暢。

一會兒，有人來傳話道：“駙馬可以進去了！”于是三個嬪相便拿出寶劍、玉佩、衣帽，請淳于芬更換。田子華道：“想不到今天能看到你隆重的婚禮，以後你可別忘記了我呵！”

那時有好幾十個美女，奏起各種優美的音樂來，聲音婉轉清亮，可是調子里又含着淒涼悲哀的意味，不是人世間所能聽到的。還有拿着燈燭在前面引路的美女，也有好幾十個。兩旁張着金色綠色的步障[●]，玲瓏而閃着彩綠的光彩，連續不斷地有好幾里路長。淳于芬端端正正地坐在車中，心里恍恍惚惚，覺得很是不安。田子華幾次逗他說笑來寬解他。剛才會見過的一羣女郎，也有長輩，也有平輩，各人坐着鳳翼輦，在中間穿來穿去。

隊伍到了一座門前，門上寫着“修儀宮”三个字。那一羣女郎也紛紛的簇擁在門旁，叫淳于芬下車拜見，一切揖讓進退的禮節，完全和人間相同。一會兒，撤除步障，拿掉掌扇，看見一個女郎，據說名叫金枝公主，年紀大約十四五歲，長得真像神仙一般。淳于芬和她行了結婚禮，一切禮節倒也井井有序。

從此以後，淳于芬和公主的感情一天比一天好，他的聲望和榮譽也一天比一天大了。出門時的車馬、服飾，遊玩、宴會時的氣概、排場，都只比國王次一等。

國王曾經叫他和羣臣們，帶了軍隊，到都城西面的靈龜山去打獵。這座山嶺高峻靈秀，山下河流縱橫，山上樹木茂盛，各

● 步障是古代貴官們出行時所設置的行幕，用來遮風和擋塵土的。

种飛禽走獸，无所不有。那天，大家打到了很多的禽獸，直到深夜才回來。

有一天，淳于棼啓奏國王道：“小臣結婚的那一天，大王說是受了我父親的囑托，才把公主嫁給我的。我父親原來在边疆上帮办軍务，因为作战不利，失落在番邦。直到現在不通信息已經有十七八年了。大王既然知道他在那里，我想前去探望他一次。”國王忙說道：“親家翁的職責，是守衛北方边疆，信息一直沒有斷絕，你只須寫信去問候就是，用不着馬上前去。”淳于棼便叫妻子准備了孝敬的礼物，連書信一併差人送去。

过了几天，回信來了。淳于棼仔細看那信里所說的意思，全是父親一生的經歷。中間還有想念与教訓的話，情意委婉曲折，都和昔年一般。又問起親戚中誰還健在，誰已去世，鄉里間興办了哪些事情，廢掉了哪些事情。又說到道路相隔遙遠，音訊都隔絕了。詞意沉痛，言語也很悲伤。可是不許淳于棼去看他，只說：“到了丁丑年，就可以和你會面了。”淳于棼捧着這封信，悲哀啼哭，情感激動得几乎支持不住。

又有一天，他妻子對他說道：“你難道不想做官嗎？”淳于棼道：“我放蕩慣了，不習慣做行政工作。”他妻子道：“你只要去干，我自會幫助你的。”于是她就去向國王說了。隔了几天，國王告訴淳于棼道：“我的南柯郡，政治混亂，太守已經革職。現在想借重你的大才，希望你委屈一下，就同我女兒一起去吧！”淳于棼恭恭敬敬接受了命令。國王便叫執事人等備办太守應用的行李，拿出許多黃金、寶玉、錦綉、箱籠，以及男女僕人和車馬等等，排列在大路上，替公主餞行。

淳于棼在年輕時只是以豪俠自命，並不敢有什麼遠大的願望，如今做這樣大的官，心里十分歡喜，便上一道奏章道：“臣是將門之子，向來沒有學問，現在担当這樣的重任，定要弄壞國家的大事。現在想多找幾個有才德的人，幫我辦事。我認為現任司隸的潁川人周弁，忠誠剛直，守法不屈，具有協助辦事的才能；還有尚未任職的馮翊人田子華，廉潔謹慎，通達事理，對於政治教化都能追本窮源。這兩個人和我都有十年的交情，我深切知道他們的才能，可以把政務委托他們。擬請派周弁任南柯郡司憲[㊟]，田子華任司農[㊟]，這樣才能够使我在行政上表現出一點成績來，不致于紊亂了國家的法度。”國王一併照准，就派他們一同前去。

這天晚上，國王和夫人備了酒席，在京城南門外給女兒女婿送別。國王對淳于棼說道：“南柯是我國的大郡，土地肥沃，人口眾多，非用愛民的善政，不能把它治理好；現在有你前去，又有周、田兩位做你的助手，你要好好地努力，以符合國家的期望！”夫人又叮囑公主道：“淳于郎脾氣剛強，喜歡喝酒，而且年紀很輕。做妻子的道理，第一要柔順。你能好好地服侍他，我就沒有什麼擔心的了。南柯郡雖然離京城不遠，可是總不能早晚相見，今天和你分別，叫我怎能不傷心流淚呢！”

淳于棼和公主拜別國王夫婦，向南方而去。他們一行人，有的乘車，有的騎馬，一路上有說有笑，很是開心。走了幾天，到达了南柯郡。郡中大小官員、和尚道士、父老士紳、樂隊、車

㊟ 司憲，是管理刑獄的官員。

㊟ 司農，是管理田賦、官糧等的官員。



馬、儀仗、警衛等等，爭先恐後地出來迎接，把路都塞滿了。人喧馬嘶，撞鐘击鼓；嘈雜的聲音，連續不斷地達十幾里路。遠遠看見城牆、樓台，氣象巍峨。進了高大的城門，門上也有一塊大匾，題着金字道：“南柯郡城”。到了自己所居的府第，只見窗戶全是朱漆的，大門口排列着刀槍劍戟，屋宇峻深，氣象森嚴。

淳于棼接任了太守以後，便到民間察看風俗，替老百姓解除痛苦，一般政務都委托周弁、田子華處理，把整個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條。

淳于棼做了二十年太守，德政推行得非常普遍，老百姓編出歌謠來頌揚他，給他豎起了功德碑，替他蓋造了生

祠^㉑。國王十分看重他，特地賜他食邑^㉒，封他爵位，地位相當于宰相了。周弁、田子華也因辦理政務名譽很好，屢次升官，都做到很高的職位。淳于棼生了五個兒子、兩個女兒。兒子們都靠着蔭襲^㉓得了官位；兩個女兒也和王族子弟訂婚。富貴榮耀，在當時已沒有人能比得上他。

這一年有個檀蘿國前來侵犯南柯郡。國王命淳于棼訓練軍隊，出兵征伐。淳于棼便保薦周弁帶兵三萬，在瑤台城抵抗敵軍。誰知周弁性情剛愎，瞧不起敵人，結果打了個大敗仗。周弁單人匹馬，連衣甲也丟了，逃出性命，星夜回轉城中。敵軍奪到了許多糧草、武器，也就收兵回去了。淳于棼便把周弁捆綁起來，帶了他去向國王請罪。國王都饒赦了他們。

這個月里，司憲周弁因為背上長一個瘡，死掉了。接着，淳于棼的妻子金枝公主患了病，只有十天光景，也去世了。淳于棼便請求解除太守的職務，讓他護送公主的靈柩回京。國王答應了他。就派司農田子華代理南柯太守的職務。淳于棼很悲痛地護送着靈柩動身，排着儀仗在路上走；百姓們男男女女，號哭相送，官吏們紛紛前來祭奠。他們有的攀住了車子，有的擋住了道路，人多得數不清。那一日到了京城，國王同夫人穿着素衣，在郊外啼啼哭哭，等候裝載靈柩的車輛到來。賜給公主一個稱號，叫做“順儀公主”。同時，重新準備儀仗、柩罩、樂隊

㉑ 人還活著，為了紀念他的功德而替他立的祠堂，叫做生祠。

㉒ 封建時代，皇帝把城池封給有功的臣子，以後這地方的賦稅，全歸那臣子所有。這城池叫做“食邑”。

㉓ 封建時代，祖、父有了大功勞，子孫也可以做官，叫做“蔭襲”。

等等，把公主葬在京城東面十里的盤龍岡上。這一個月內，周弁的兒子周榮信，也護送着周弁的靈柩到達京城。

淳于棼長期鎮守大郡，和滿朝文武都有交誼，豪門貴族，沒一個同他合不來的。自從辭職回京，行踪不定，有時出門，有時在家，結交的人很多，威權一天比一天大。國王心里有些疑忌他。這時有人上奏章道：“天上的星象有異樣的變化，國家定然有大禍臨頭：那時京城要遷移，宗廟要毀壞。這禍事是由別的種族所引起，就要發生在宮廷里边了。”當時一般人的議論，都以為這是淳于棼權勢太盛所引起的預兆。於是國王調走了淳于棼的衛隊，不許他和別人往來，把他軟禁在家里。

淳于棼自以為做了多年的太守，從來沒有辦錯什麼事，現在遭受到這些謠言的毀謗，心里十分氣忿。國王也曉得他心境不好，便對他說道：“我們做了二十多年的親戚，不幸我的女兒短命死了，不能和你百年偕老，實在叫我傷心。”國王的夫人把外孫和外孫女留在身邊，親自撫養。國王又對淳于棼道：“你离家好多年了，可以暫時回轉故鄉，探望親族。外孫兒女留在这里，你不必掛念。三年之後，我派人來迎接你。”淳于棼道：“这里便是我的家了，叫我回到哪里去呢？”國王笑道：“你本是人世間的人，家并不在这里。”淳于棼听了，忽然覺得自己好像是在睡夢中，糊里糊塗的過了好久，如今才把以前的事想起來，便流着眼淚，請求回去。

國王向左右侍衛的人看了看，意思是要他們送淳于棼。淳于棼拜了兩拜，便動身走了。只見仍是上次接他的兩個紫衣差官跟隨着他。到了大門外，看見準備給他坐的車子很簡陋，一

向跟隨他的親信僕人和車夫等，一個都沒有了。心里十分感慨詫異。

他上了車，大約走了几里路，便重新走出了這座大城。看四周的景物，很像當年東來時所經過的道路，山河田野，依舊跟從前一樣。只是送他的兩個差官，隨隨便便，毫無威儀，淳于夢看了，心里愈加不舒服。他問差官道：“廣陵郡什麼時候可到？”兩個差官只管唱歌，好久才答道：“一會兒就到了。”

霎那間車子駛出一個洞口，淳于夢見本鄉的里弄，情景跟往日沒有什麼改變，忍不住悲傷起來，不覺流下了眼淚。

兩個差官領他下了車，走進家門，升上階沿。淳于夢看見自己的身體躺在東邊的廂房里，十分驚奇，不敢走近。兩個差官便大喊他的姓名，喊了几聲，淳于夢才醒過來。只見家里的僕人們在院子里打掃，兩個客人正坐在床沿上洗腳，斜陽還照在西牆上，東窗下放著酒杯，杯里還有余酒沒有喝干，但在睡夢中却過得那麼快，好像已經度過一世了。

淳于夢感慨嘆息，就招呼兩個朋友，把夢中的經過告訴他們。他們都很吃驚，就和淳于夢走出外面，尋到了老槐樹底下的那個洞。淳于夢指著道：“這就是我在夢中跑進去的地方。”兩個朋友認為是狐狸或樹妖在作怪，便叫僕人們拿了斧頭，砍掉了突出的根塊，折斷了許多桎枝，從洞口望里面探索。在旁邊掘了一丈來長，發現一個大洞，底下通明透亮，可以放得下一張床。洞口用泥土壘成城郭台殿的模樣。有螞蟥好几斛●聚集在里面。中間有一個小台，顏色好像是紅的，兩個大螞蟥住

● 十斗為一斛，後來也有以五斗為一斛的。

在台上，白色的翅膀，紅色的頭，長約三寸左右，周圍有幾十個大螞蟥護衛着，其他的螞蟥都不敢走近去。這就是它們的國王和王后，那個大洞就是所謂槐安國的京城了。

接着，他們又發現一個洞，在一條向南的極枝上，從樹身一直上去，大約有四丈光景。這洞外面曲折，裡面是方的，也有土城小樓，也同樣有許多螞蟥住在裡面，這就是淳于棼治理過的南柯郡了。

還有一個洞，在西邊兩丈光景，廣大寬闊，凹陷很深，里边有一隻已經腐爛的烏龜壳，其大如斗，雨水積在裡面，生長着一叢叢的小草，十分茂盛，相互掩映。這就是淳于棼打獵的靈龜山了。

另外又發現一個洞：在東面一丈多遠地方，老樹根彎彎曲曲，好像龍蛇盤繞的樣子，中間有個小土堆，大約一尺多高，這就是淳于棼把妻子葬在盤龍岡的那個墳墓。

淳于棼追想夢中的經歷，心里非常感慨，他察看了發掘出來的痕迹，件件都和夢境相符合，不願兩位朋友把它毀壞，立即叫大家照着老樣子掩蓋堵塞起來。這天夜里，發生暴風雨，天亮了去看那些洞，所有的螞蟥都已經搬走，不知去向。因此從前所說：“國家有大禍臨頭，京城要遷移”，如今也應驗了。

淳于棼又想起了檀蘿國來攻打的事，再邀兩位朋友出門找尋痕迹。走到離淳于棼家東面一里路的地方，看見一條已經沒有水的古老山澗，澗邊有一株大檀樹，樹身上長滿了藤蘿。抬頭一望，連太陽都看不見。旁邊有一個小洞，也有一羣螞蟥聚集在裡面。所謂檀蘿國，豈不就是這地方嗎？

当时淳于棼的酒友周弁和田子華都住在六合縣^㉑，已有十天光景沒有和淳于棼來往了。淳于棼忙派僕人趕去問候，才知周弁生了急病，已經去世，田子華也病倒在牀上。

淳于棼有感于南柯一夢的空虛，悟到人生一世只是一剎那，于是信奉道教，戒絕酒色。三年后丁丑，他也死在家里，年紀四十七歲，正和夢中所說的期限相符合。

貞元十八年^㉒秋天八月里，李公佐从吳郡到洛陽去，船暫停在淮浦，偶然見到淳于棼，訪問了那些遺迹，再三詢問，才知事情都是實在的，因此寫了這篇傳記，供給好事的人作為談助。雖然講的是神靈怪異，不合常理，然而對於那些一味鑽營利祿的人，希望他們從這裡得到一點教訓。後世的人們，還是把功名富貴看成南柯一夢吧，那只是偶然的事，不要再拿官爵地位在世間向別人驕傲了！

前任華州參軍李肇，做了一首贊道：

貴極祿位，
權傾國都，
達人視此，
蟻聚何殊。^㉓

“南柯太守傳”見于“太平廣記”卷四百七十五，原題“淳于棼”，

① 六合縣，在現在的江蘇省。

② 淳于棼于貞元七年入夢，醒后过了三年就逝世，這裡的貞元十八年該作八年或十年才說得通。又，本篇在年份上與歷史事實也有出入處，如說淳于棼死在丁丑年，事實上，貞元十三年才是丁丑。

③ 原文試譯如下：“官已做到了登峯造極，權力連京城里也沒人匹敵，替這的人來看一看這些，和螞蟥的聚集有什麼差別！”

是李公佐留傳至今的四篇傳奇中最出名的一篇。關於李公佐，在“唐宋傳奇選”第一輯“謝小娥傳”後已作過介紹，這裡不再重複。

這篇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十分明顯的：它首先暴露了封建社會里，那批熱中功名的士大夫階級的幻想；接着暴露了專制帝王卵翼下的富貴的不可終恃。這兩種情況的暴露，對於熱中功名的人說來，都是有利的諷刺；尤其在本篇的末尾，把百官比作蟻聚，朝廷比作蟻窟，諷刺得更加尖銳、強烈。不過，和這同時，作品里边也包含着一些出世思想；當然，這種出世思想，也是那批熱中功名的人，深感富貴沒有保障，而產生出來的虛無思想的反映。

“南柯太守傳”對於後世的影響很大，現在流行在人們口頭上的所謂“南柯一夢”，就是從這篇小說來的。在文學史上，根據這篇傳奇改寫成的戲曲也不少，著名的有明朝湯顯祖的“南柯記”和車任遠“四夢記”中的“南柯夢”等。（王榮初）